

联 合 国



安 全 理 事 会

正 式 记 录

第 十 九 年

第一一五三次会议

一九六四年九月十七日

纽 约

目 次

	页次
临时议程 (S/Agenda/1153)	1
通过议程	1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塞浦路斯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5488):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在塞浦路斯的行动的报告 (S/5950和 Corr.1 和 Add.1-2)	1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一千一百五十三次会议

一九六四年九月十七日星期四下午三时三十分在纽约举行

主席：P.D. 莫罗佐夫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玻利维亚、巴西、中国、捷克斯洛伐克、法国、象牙海岸、摩洛哥、挪威、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临时议程(S/Agenda/1153)

1. 通过议程。
2.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塞浦路斯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5488)：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在塞浦路斯的行动的报告(S/5950和Corr.1和Add.1-2)。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塞浦路斯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5488)：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在塞浦路斯的行动的报告(S/5950和Corr.1和Add.1-2)

1. 主席：按照安理会以前的决定，我建议邀请塞浦路斯、土耳其和希腊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参加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O. 埃拉尔普先生(土耳其)、S. 基普里亚努先生(塞浦路斯)和D.S. 维齐奥斯先生(希腊)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2. 主席：我名单上第一位发言的是土耳其代表，请他发言。

3. 埃拉尔普先生(土耳其)：我很了解安理会急于要进行工作，为延长对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委托通过一项决议。但我必须请求大家谅解，以便对塞浦路斯外长基普里亚努先生对我国政府所进行的卑鄙无耻的攻击作出尽可能简短的回答。

4. 首先，我必须说我钦佩基普里亚努先生的厚颜无耻，他竟把在科基纳军事行动和空袭中受害的无辜平民的照片一本正经地分发给安理会。我把这叫作厚颜无耻，因为任何会思想的人都一定清楚，对这些无辜平民的死亡负个人责任的正是基普里亚努先生自己。既然他理应在对外事务上给他的总统出谋划策，显然由于给总统出了十分错误的主意，使总统误认为土耳其的忍耐是无限度的，他就对蒂利里亚那些村庄的凶残袭击负有责任，而正是那次袭击导致了土耳其的自卫空中行动。

5. 土耳其的空中行动是严格针对军事目标的，这一点中立的观察家们已经明确证实。在大规模军事行动中会有些平民死伤，这总是令人遗憾的，但也是事实。不过秘书长的报告[S/5950和Add.1和2]¹指出，从伤亡的人数和性质来看，这次行动不可能是针对非军事目标的。蒂利里亚的战斗停止后，塞浦路斯希腊族当局带领一批国际新闻工作者去察看民用设施遭受损坏的情况，让他们看了一所被毁的医院。但就

¹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十九年，一九六四年七月、八月和九月份补编。

在这所医院旁边，有一些毁于空中行动的坦克。这使一位记者问道：“这是一所坦克医院吗？”

6. 针对塞浦路斯希腊族人发动的有计划的凶残袭击采取自卫行动而使一些平民死亡，这是令人遗憾的。但请问安理会：这件事同恐怖分子十二月间在马卡里奥斯政权指使下，对在家妇女和儿童进行惨无人道的屠杀难道可以相比吗？这件事同五月十一日在法马古斯塔惨无人道地把人扣作人质，并拷打和处死他们能相比吗？

7. 安理会于一九六四年八月八日和九日〔第一一四二次和第一一四三次会议〕就土耳其的空中行动进行过充分讨论。基普里亚努先生又一次在安理会提出这件事，能有什么目的？他是想要责怪安理会对自卫的空中行动没有加以谴责吗？这一行动的理由不但安理会了解，而且，尽管马卡里奥斯政权极尽宣传之能事，它也是全世界所了解的。对这个行动，安理会既没有谴责也没有宽恕。它实事求是，呼吁停止该地区的一切敌对行动。没有人说土耳其对自己亲人惨遭屠杀应该袖手旁观。当时侵略者甚至对联合国部队都没给予机会让它把妇女和儿童从该地区转移出去。

8. 基普里亚努先生足足用了二十分钟，详细描绘因塞浦路斯希腊族人袭击蒂利里亚村庄而引起的战斗。他否定秘书长的报告，对事实真相提供了自己的说法。到底相信哪一种说法，这就要安理会和世界舆论来决定了。

9. 基普里亚努先生有所指地提到在蒂利里亚的自卫空中行动中使用的武器是外国制造的。当然是外国造的。我们的生产还没有达到能制造自卫所需的全部武器的水平。我们从朋友那里获得这些武器是为了自卫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自卫的目的。在蒂利里亚行动中，它们就是被用来保卫面临灭绝之灾的土耳其人这一合法目的的。当时宣布，对科基纳的袭击一旦停止，空中干涉也就停止。后来，空中干涉停止了，袭击也停止了。但马卡里奥斯政权郑重其事地向联合国申述，说是为了自卫目的而获得的重武器，又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用重武器来灭绝一个被围困的少数民族？这些武器是从哪里得来的？

10. 基普里亚努先生占用安理会两个多小时的

时间，作了一篇冗长的演讲，通篇都是惯用的诽谤、歪曲和假话。我不打算一一作答。对其中大多数论点，安理会在秘书长不偏不倚的报告指导下将会作出自己的判断。

11. 其中有一个歪曲的说法提到一项声明，说是土耳其参谋长苏奈将军发表的，在这个声明里，据说他曾说过这样的话，就是在巴黎同北约组织的官员磋商以后，他得到北约组织总部的完全同意，对塞浦路斯进行空袭。那样一个声明从来没有过。我倒知道有这样一个声明，这个声明说，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土耳其民族利益需要，它就有权将它置于北约组织调动下的部队重新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个声明被歪曲成那个样子，我现在把它纠正过来。

12. 他发言中假话连篇的一个典型例子是他提到他所谓的塞浦路斯的“自行限定地区”问题。从他的发言看来，好象土耳其人不过是自己关闭在某些地区，不肯出来而已。那么，被马卡里奥斯政府十天日宣布为限定地区，然后又被大发慈悲地再度宣布为非限定地区的法马古斯塔和拉尔纳卡地区，又该怎么说呢？

13. 据说我提出经济封锁事件，除给问题添上几个形容词外，并没有增加任何东西。难道要指望我在热量和热量价值上大作文章吗？在这一点上，难道秘书长的报告中和提马亚将军一九六四年九月十二日向新闻界所作的雄辩的揭露中收集的资料还不够充分吗？

14. 基普里亚努先生谈到伊斯坦布尔的希腊“少数民族”被驱逐的问题，是他假话连篇和有意曲解的又一事例。他知道得很清楚，被撤销居住权利的希腊公民跟伊斯坦布尔的希腊少数民族是毫不相干的。这些希腊少数民族约有六万人，他们和任何其他土耳其公民一样安居乐业，繁荣昌盛，享受着同样的权利。关于这个问题，请让我向大家介绍一下九月十三日的一封信〔S/5968〕，² 信中援引的正是普世总主教阿塞纳戈拉斯这样一位显赫人物的话，他说，信奉希腊正教的土耳其公民在土耳其的生活状况十分良好。

²同上。

15. 基普里亚努先生答应安理会在开会审议塞浦路斯问题的时候，他是会要讲话的。他倒是讲了很多，不过他的心情却表现得相当暴躁。没有人不挨他骂。他攻击安理会，他攻击安理会理事国，他攻击秘书长以及驻塞浦路斯的联合国当局，但他尤其诽谤我国政府。他甚至暗示土耳其共和国无权就联合国的程序问题提出建议。他似乎忽视了这样的事实，那就是土耳其是联合国的一个创始会员国，而且一向维护联合国的原则。如果他愿意到默念室去看一下，他就会看到一块纪念匾，证明土耳其为联合国事业献出了生命。他曾间接提到土耳其为联合国原则所进行的斗争，我劝他好好读读现代政治史，多学一点有关土耳其为联合国事业所作的宝贵贡献吧。

16. 一九六四年八月十三日提马亚将军说到一个人：“他认为联合国是一个不讲道理的讨厌东西，对事情横加干涉。”提马亚将军这里指的毕竟不是一个土耳其将军，而是塞浦路斯希腊族部队的司令官格里瓦斯将军。

17. 塞浦路斯这个人国的国家，是希腊和土耳其响应大会号召，本着友好精神建立起来的，而土耳其又是这个国家成为联合国会员国的共同提案国。这个国家的独立，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发誓要让它寿终正寝，要让这个国家给希腊在领土扩张主义的巨浪中吞噬掉。由这样一个国家的代表来进行那些诽谤就格外不是滋味了。

18. 最后，塞浦路斯希腊族政府外长挥舞着橄榄枝来参加安理会这次会议，这橄榄枝却原来全是荆棘。他引用了马卡里奥斯大主教致秘书长的一封电报〔S/5950/Add.2, 附件〕，电文中，大主教除其他事项外，还提出要取消非人道的封锁，重新安置数以千计的、由于他的政权实行恐怖主义而沦为难民的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人。在世界公众舆论面前，这个电报本身就是这种罪行的供状，也是不再重犯的诺言。一个罪犯单靠说说不再犯罪，是逃脱不了他的罪责和对他的判决和惩罚的。联合国对违反人道的罪行特别敏感，这是自然的。我们相信，安全理事会和世界舆论不应该停止评论至今还在发生着的侵犯人权的问题，安全理事会应当谴责这种罪行，它应当要求对这样的

罪行作出解释，为什么、又根据什么权利一个爱好和平的少数民族要受到这种非人道的侵犯。

19. 马卡里奥斯大主教的电报特别表示愿意重新安置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人，如果他们屈从他的意志的话。我不得不提到我过去引用过的一段话，我愿意再引用一次。这是塞浦路斯劳工部长帕帕多普洛斯先生的话，他说：

“我们要现实。这类破坏是令人遗憾的。但要是这些土耳其人现在要回家，他们有什么家可回呢？”

这段话应当和秘书长的报告联系起来读，报告对土耳其家庭的被毁情况有所揭露。

20. 另外，纽约先驱论坛报九月十七日也有这样一条新闻：

“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人报道说，一位六十岁的老年妇女和她三十八岁的儿子，在弗雷哈村旁摘葡萄时，被塞浦路斯希腊族人的炮火打伤。”

这些一定是愤怒的葡萄。我们有任何理由去指望马卡里奥斯政权会依法惩办这一最新罪行的行凶者吗？在塞浦路斯政府统治下，有没有过一个塞浦路斯希腊族人因杀死、伤害、拷打一个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人而受到法律制裁呢？或者说，现在是不是枪杀塞岛土耳其人的开禁季节呢？这就是法律的统治，是马卡里奥斯法律的统治，是他的政权为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人提供的。

21. 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是不能依靠压力强加于土耳其少数民族的。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已明确声称，他不相信一个为各方所同意的解决办法，但是必须让他认识到，不可能有其他解决办法。我们希望并且相信，这位新来的能干的调解专员将会成功地让这个视僵硬为美德、视偏狭为胜利的小集团认识这一事实。

22. 迪安爵士(联合王国)：我要求在这次辩论中早些发言，因为，正如安理会所知，我国政府是同这一局势直接有关的政府之一，自从安理会开始处理这一局势以来，就一直如此。

23. 秘书长九月十日关于联合国在塞浦路斯所

采取的行动的主要报告〔S/5950〕已经清楚地，并且，如果可以让我这样说的话，非常精辟地叙述了该岛目前局势潜藏着对和平的威胁。他再三说明联合国部队在防止爆发全面内战和减轻该岛人民疾苦方面已经起过并将继续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

24. 秘书长就联合国部队在塞浦路斯的行动及其面临的问题所作的报告，充分而又坦率地分析了该岛最近事态发展经过。我想无须我多说什么来使安理会支持秘书长的结论，即联合国部队要是现在撤出，将给塞岛带来灾难性后果。

25. 安理会任何理事国，以至联合国任何会员国都不应怀疑，在通过调解取得永久性的政治解决以前，驻塞浦路斯的联合国部队在能干的司令官提马亚将军指挥下，为我们提供了维持和平的唯一希望。没有这支部队，对于该岛，以至对于整个东地中海地区的和平事业，正如我们经常被提醒的那样，其后果将极为严重。因此，我国代表团除支持把对联合国部队的委托再延长三个月外，看不到有什么别的办法。

26. 我还想在此时此地，我国政府极为重视维持联合国部队的财政负担应由会员国广泛分摊的原则。在目前情况下，过去六个月，由少数会员国承担财政和物质上的极大重担，这在我国政府看来，既不公平，又不符合联合国精神。因此，我们迫切期望会员国能迅速自愿提供足够数量的财政捐款，以便秘书长能确保联合国部队得到充分支持，并有效地进行活动。

27. 然而，安理会仅仅批准再次延长委托是不够的。要紧的是我们应该竭尽全力，确保联合国部队在执行其受托任务时，能指望得到塞浦路斯希土两族领导人的充分合作。

28. 关于这一点，我国代表团欢迎取消对塞浦路斯土耳其族居民经济限制的决定，这个决定包括在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给秘书长的来件中，这项来件见于最近秘书长向我们所作的报告内〔S/5950/Add.2〕。

29. 困扰塞浦路斯的种种问题中，最令人苦恼的是这样多无辜人民正在遭受着由公开战争、经济封锁，或该岛当前不正常情况引起的其他行动或分裂局面所带来的苦难。向本安理会提供的最近几周的事态发展

报告，只是更清楚地衬托出秘书长报告中所叙述的那种局势十分严重。

30. 我国代表团仍然确信，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只有通过有关方面和平协商的途径才能取得。我国代表团还确信，一个持久的、为塞浦路斯希土两族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只有在目前紧张局势基本缓和，人民可以摆脱恐惧，从事正常生活的局面得到恢复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31. 最后，我愿向秘书长在执行本安理会授予他维持塞浦路斯和平这项艰巨复杂的任务中取得的成就，表示敬意。

32. 不明智的政策和轻率的决定过去已导致了突然爆发的敌对行动。不幸，这是千真万确的。我国代表团强烈希望，对这种政策和决定负有责任的那些国家，今后要重视本安理会过去的决议和呼吁。然而，尽管有种种困难，联合国部队司令官到现在为止还是能够阻止并遏制大规模敌对行为的扩展。我们认为，他的精力和主动精神应该得到高度赞扬。

33. 秘书长在塞浦路斯的特别代表G.普拉萨先生也为缓和紧张局势和进一步恢复正常局面做了许多工作。我们欢迎宣布G.普拉萨先生被任命为调解专员，接替已故的托米奥雅先生。他要执行极为重要的任务，我们祝他成功。他当前工作的成就本身正足以证明，由一个有他这样才干的人担任秘书长个人代表继续留在塞浦路斯是非常重要的。

34. 根据这些意见，我国代表团将支持安理会对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委托再延续一个时期的做法。

35. 史蒂文森先生(美利坚合众国)：在我们审议议程的这一项目时，能得到秘书长提出的这篇卓越报告，我们感到欣幸。我国政府认为，报告对有关事实作了详尽的、组织得很好的陈述。这个报告，就安理会根据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决议〔S/5575〕³交给秘书长和维持和平部队的任务的主要方面，作出了直率的判断和结论，并为继续进行这项工作提供了极好的基础。

³同上，第十九年，一九六四年一月、二月和三月份补编。

36. 我们认为,秘书长、秘书长在塞浦路斯的特别代表、驻塞浦路斯联合国部队司令官以及他们在这里和在尼科西亚的有关工作人员,都应得到热烈的赞扬,这不仅是由于他们的积极努力,也是由于他们向安全理事会提供了这样一篇内容丰富的报告。这份报告给人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它历述了为与塞浦路斯当局以及希土两族领导人达成协议在每一方面所作的坚持不懈的努力。我们看到,哪些地方曾力求取得协议和保证,但未能达成;哪些地方已经达成,并得到遵守;还有哪些地方虽已达成协议,但可惜当事各方未能完全照办。

37. 我们希望秘书长将尽最大可能,经常向安理会作出这样仔细的说明,使安理会能随时充分了解本安理会所组织的部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当事各方的合作。我们特别注意到秘书长报告的增编[S/5950/Add.2],那是这种作法的有用实例。增编里有关于最近事态的记载,还有马卡里奥斯总统一篇很受欢迎的声明,说对该岛某些地区蓄意限制必需品供应这种令人遗憾的做法,今后即将停止。我们认为,现代国家的文明行为不容许政府在国内设置经济封锁,以反对其境内的少数民族。撤销塞浦路斯国内封锁的决定既是及时的,又是必要的。

38. 不过,秘书长报告中所描述的军事形势,还是特别令人担心和不稳定的。报告中讲到一个月前爆发的那场严重战斗,和遏止战斗而再三作出的努力,生动地提醒人们,可悲而又毫无意义的交战是多么容易扩大到更广阔的地区。

39. 谈到这次交战,我们对于向这个已经塞满军备的岛屿输入武器,继续表示反对和不满,正如我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九日在这里对安理会〔第一一三八次会议〕说过的。我们对塞浦路斯争端的当事各方在该岛使用武力,表示最强烈的不满。对违反向联合国作出的具体保证,而使用那些旨在抵御外侮而购置的重型武器,我们尤其感到不满。联合国部队是用轻武器装备的,它受本安理会委托,为防止战端复起而部署在希土两族部队之间。在这样情况下使用这种武器,是毫无道理的。

40. 我们对于从塞浦路斯外面向该岛发动任何

空中袭击,也表示最强烈的不满。关于这一点,美国从未同意将根据军事援助协定所供应的武器,用于任何不在协定规定之内的目的。这适用于供应给同美国签有这种协定的国家的一切武器。在这里所谈到的情况下,使用这些武器既未征求过也未得到美国的同意。我们认为,暴力行为和屠杀行为,不管从地面还是从空中发动,都同样是不可宽恕和不人道的。被杀害的希腊族人或被杀害的土耳其族人的照片,都同样令人震惊和毛骨悚然。

41. 如果说,根据三月四日决议,这两类行为使局势恶化,那只能说是言之过轻了。它们冒着扩大敌对行为的危险,对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的后果都同样悲惨。联合国部队的忠诚和纪律,以及部队司令官积极努力监督实施一九六四年八月九日安理会通过的停火[S/5868],⁴都有助于扭转最近的危险局势,我想,我们对此是非常高兴的。

42. 但是,明摆着,情况还很危急,联合国部队需要而且应该得到塞岛政府当局和希土两族最大的合作,得到所有会员国,特别是那些与塞浦路斯问题直接有关国家的最大合作。如果联合国部队要成功地执行其防止战斗再起的主要任务,它必须获得这种合作。此外,正如秘书长在他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二日的备忘录[S/5843]⁵中所指出的,司令官和他的部队必须能够自由行动,充分了解塞岛情况,才能进行适时的部署,行使秘书长给安理会的报告中所仔细规定的职责。

43. 我认为,对联合国部队施加超过关于该部队地位的协议[S/5634]⁶所规定的限制,对该部队或对秘书长授予其司令官提马亚将军的权力不加尊重,都不会得到联合国任何会员国的支持。因此,我完全赞同这里支持司令官权力的发言,并对他在极为艰巨的任务中行使权力时所表现的精力和智慧加以称赞。

44. 而且,我可以声明,我国政府充分支持安理会上主要当事各方现在采纳的建议,即把授予联合国部队的委托任务再延期三个月。我相信,安理会对联

⁴同上,一九六四年七月、八月和九月份补编。

⁵同上。

⁶同上,一九六四年一月、二月和三月份补编。

合 国 驻 塞 浦 路 斯 工 作 人 员 为 重 建 正 常 秩 序 所 作 出 的 不 屈 不 挠 的 努 力 ， 都 要 表 示 感 谢 。 他 们 的 努 力 所 遭 挫 折 的 记 录 ， 既 表 明 问 题 多 么 复 杂 ， 也 是 对 他 们 的 坚 持 不 懈 与 足 智 多 谋 的 颂 词 。

45. 我说过，我们衷心欢迎附在这篇报告后面的马卡里奥斯总统最近的话，希望它将产生一种气氛，使这些努力得到更热烈的响应。秘书长报告中题为“经济限制”的那一章，我们相信已告最后结束，我们希望塞浦路斯所有公民，以及希腊和土耳其住在对方国内的公民，今后都将同样受到公正、人道和宽厚的待遇。

46. 可是，在结束发言之前，我不能不提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对我国政府，而且从秘书长的报告看来，对他也是很伤脑筋的。那就是经费问题。这个经费问题，我们试图借着三月四日决议，在不使筹集联合国维持和平工作经费这个更为根本的总问题进一步复杂化或受到损害的情况下，加以解决。

47. 我认为，我国政府已按照安理会决议，在自愿的基础上，慷慨分担了联合国在塞浦路斯的活动费用。在联合国部队起初六个月的预算一千二百五十万美元中，我们认捐达四百三十万美元，此外，还替联合国免费空运了约四千七百人的军队，费用相当于一百万美元。本安理会其他理事国，还有欧洲与地中海地区的其他联合国会员国，特别是那些由于邻近塞浦路斯而更加关心和平解决的那些国家，各按其经济能力作出捐献，就会解决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经费问题。

48. 由于缺少这样的捐款，秘书长现在的处境很为难，他得维持一支联合国部队，但为维持这支部队认捐的经费却又不足，尽管加拿大、爱尔兰和联合王国都自己承担了所派军队的费用。我们热切敦促一致发起这项维持和平工作的所有安理会理事国都以身体作则地捐献经费，没有这些经费工作，就不能成功。

49. 如果安理会决定批准让联合国部队继续呆下去，我将迅速宣布我国政府愿意为这项工作继续提供多少经济支援。我热切希望，跟着这个保证，所有真诚关心联合国及其维持和平任务的国家，将很快作出相应的保证。有些人特别坚持安全理事会在维持和

平方面应居首要地位，甚至应享独有的权力。老实说，我认为这些人对这项安全理事会正式授权的、其经费也在安全理事会决议中作了安排的工作，也不妨承担起特殊的责任，作出捐献。

50. 那个带头倡议唯有安全理事会才对联合国维持和平工作负有责任这个原则的国家，还没有为安全理事会这项重要行动捐献经费。

51. 恐怕只有按照本安理会三月四日决议正确要求的那样，达成一项各方同意的永久性解决办法，在塞浦路斯维持和平的工作才能结束。这项解决办法，如果要行得通，就不应该抽象地来制定，而必须是经当事各方协商达成。这些当事各方的代表一九六〇年在尼科西亚共同签署条约时，就已彼此承认了对方在该岛的利益。

52. 不管有关政府对那些条约现在采取什么立场，这种对各方利益的承认过去不能，现在也不能从历史上一笔勾销。我相信，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安理会三月四日的决议明确指定了应该参加调解与磋商 的 当 事 各 方 。 这 些 也 正 是 那 位 老 练 的 芬 兰 政 治 家 ， 已 故 的 S.托米奥雅，曾恳挚而耐心地与之磋商的各方。

53. 这位杰出人物，毕生把自己的才干，毫无保留地贡献给自己的国家，贡献给全世界，对自己最后的任务更是不遗余力。他生前没有完成这项任务。我建议，为了向他表示敬意，让我们在秘书长指派的新调解专员协助下，重新献身致力于这项任务。这是对他最恰当的纪念。

54. 我国政府，怀着对托米奥雅先生最崇高的敬意，对他过早的逝世深表惋惜，将继续尊重他干练的继任者的安排。我们为秘书长和当事各方已同意推选 G.普拉萨先生担任这项工作，而向他们表示祝贺。谨祝新调解专员在他艰巨的工作中获得圆满成功。

55. 联合国的执行机构已辛勤而忠诚地承担了安理会交给它的繁难任务，我相信安理会对此会感到满意。但任务还没有完成。显然有必要为完成任务而继续努力，我们应密切注意执行这项任务的情况。秘书长、联合国部队司令官和调解专员，都需要联合国会员国的充分支持和合作。那些提供军队、警察部队和医务人员的国家，已经为这种合作和支持作出了榜

样，我们希望所有联合国的会员国或朋友，特别是所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都将毫不迟疑地效法他们。

56. 维齐奥斯先生(希腊)：在辩论秘书长报告的时候，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提出来的恢复治安计划，我认为，是最积极、最具体而又最有建设性的。要是这个计划，在我国代表团所谋求的，也是希腊政府极为重视的联合国的协助之下，并在土耳其少数民族的善意合作之下，能够迅速付诸实施，那么，塞浦路斯的局势很快就会改变面貌，使那些为促成塞浦路斯恢复治安而献出人力物力的人们的愿望得以实现。

57. 因此，安理会可以理解，为什么至少我国代表团在迫切等待着土耳其代表团的反应。昨天和今天，我曾以最大的注意试图领会土耳其代表发言的意思。对过去的一些事件有所论争，这是意料中的，但我等待着的是他对这个恢复治安计划抱什么态度。在对土耳其代表关于这一点所采用的手法提出评论之前，我要强调指出，甚至到今天，空袭塞浦路斯过去了一个多月之后，土耳其代表还再次企图为那种行径辩解。他引述了两个因素：第一，秘书长的报告；第二，我们的主要盟国对大西洋联盟成员国提供自卫武器时所依据的条件。

58. 人们不禁要问，我想安理会的代表们也会要问，土耳其代表究竟能从秘书长的报告里找到什么东西，足以用来为空袭塞浦路斯辩解呢。请安理会许可我把这报告〔S/5950〕的第225段再读一遍，因为我认为这是针对这个问题的：

“对毫无防御的人们进行的这些袭击，杀伤了许多无辜平民，毁坏了大量财产，并且果然不出所料，不可避免地使塞浦路斯政府的立场变得强硬了。我希望，无论出于什么理由，不再进行这种袭击。”

不管对这段话怎样理解，这个报告没有提供任何东西可以鼓励人们去为过去开脱，或为未来找借口。

59. 另一方面，我应当对美国代表刚才的发言表示满意。希腊，作为大西洋联盟的成员，期待着这样的发言，就是说，供应给联盟成员国的武器应专为防卫之用。不管怎样，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希腊才留在大西洋联盟之内的。

60. 我已说过，在那些惯有的论争之后，土耳其代表发言中最有意思的部分就是他谈到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恢复治安计划的那一部分。安理会代表们可以确信，看到土耳其代表团以完全否定的态度来对待这个计划，我深感遗憾。

61. 这些建议提了出来之后——这些建议受到我前面几位发言者的欢迎，其中有作为塞浦路斯问题当事一方的联合王国代表——如果我们不以良好的意愿，当着联合国的面，借着联合国的协助，试图来研究确定这些建议的范围和价值；如果我们不试图查明对我们是否有利，以及利有多少；如果我们不是以合作的精神和响应这些计划的意愿来欢迎这些建议，那么，现在看到的塞浦路斯这种局势，势必永远持续下去。

62. 我前面发言的几位认为，最迫切需要的是在该岛恢复治安，这我完全同意。只有在比较缓和的形势下，调停才能有所进展，也才可能进展得快一点；但要促使这种形势出现，须要大家都有善意。土耳其代表那些攻击性的、否定的、讽刺的言词，也许表明埃拉尔普先生是一位不坏的斗士，但对我们的辩论却毫无贡献。至少就我来说，我不能从那些言词中得出任何结论，或任何使人有希望可揭开新的一页的东西。

63. 我注意到了，当谈到塞浦路斯问题时，美国代表设想了一个作为当事各方达成协议的结果的解决办法。当然，这是个理想的解决办法。但这是在可能范围之内吗？在当事一方刚才还在这里煞有介事地说塞浦路斯是一个人为的国家的时候，人们怎能有这种奢望呢？

64. 埃拉尔普先生告诉我们，塞浦路斯是一个根据土耳其和希腊的意愿和合作精神所建立起来的人为的国家。在人类外交史上，有许多国家的确是根据某些大国的协议建立起来的。但一旦它们诞生了，一旦它们存在了，它们就成为国家。国际法上或者历史上，绝没有什么“人为国家”的概念。这个概念是不存在的。塞浦路斯是联合国的会员国。它的国际身分，它的独立和领土完整，是不容讨论或争辩的，因为这些都是联合国所确认的，要是说在这次危机中还需要

什么确认的话，联合国的最高机构安全理事会已经重新给予确认了。

65. 在任何情况下，希腊是不会为建立一个人为的国家而和土耳其合作的。最坏不过的是，在危机发生了九个月之后，假如我们还从塞浦路斯是一个人为国家这种观念出发，我们就永远没有希望达成解决办法。

66. 埃拉尔普先生再三谈到希腊的扩张主义。凭什么理由，他要我一次次给他同样的答复呢？对扩张主义这个指控，我在安理会的另一次会议上已经作过答复。我要告诉他，我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他的一方主张分裂，而我们一方主张自决。我对他说明过，分裂只能是一个凭借武力来实施的解决办法，而武力又是和联合国的原则不相容的。我还说过，自决是确定人民意愿的最好方法，这是最民主的方法。土耳其代表先生，这就是我们两个世界、两种观点、两种哲学之间的分歧。我希望我没有必要再来讨论这些使我们发生分歧的对立观点。

67. 我们已为保证塞浦路斯的独立和生存这个原则承担了义务。我们不认为塞浦路斯是一个人为的国家。我们准备在寻求和平解决办法时跟任何人合作。但首先，我们认为当务之急，本安理会的当务之急，是给予塞浦路斯总统的恢复治安计划以一切可能的道义上的支持；并且，象我自己昨天做的那样，请求秘书长指示他在塞浦路斯的代表，要天天不遗余力地促使这个计划的执行。当前，这就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68. 关于这个问题的财政方面，联合王国和美国的代表早些时候已作出呼吁。最初六个月里，希腊捐助了一百零五万美元。安理会决定延长对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委托时，希腊将继续履行义务。

69. **主席：**现在我的名单上没有要求发言的，因此我要利用这个机会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的身份发言。

70. 自从安全理事会这个对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首要责任的联合国机构在履行职责时第一次把塞浦路斯问题列入议程〔第一〇八五次会议〕以来，已差不多有九个月了。

71. 大家知道，这期间安理会曾五次讨论了塞浦路斯地区的局势。外来势力干涉塞浦路斯内政造成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这个问题已经是并仍然是安全理事会所严重关切的事项，这样说并不是夸张。

72. 过去九个月来在塞浦路斯地区所发生的事件，特别是今年八月初的那些事件，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联合国会员国塞浦路斯这个小国周围紧张局势危险地加剧的真正原因。正如我们曾一再指出，这些事件证实，问题的实质是北约组织某些大国，为了它们本身的自私目的，正在设法利用塞浦路斯希土两族之间的分歧，并且尽一切可能加剧以及人为地扩大那些分歧。

73. 事实上，正如塞浦路斯政府曾经屡次正确指出，塞浦路斯的希腊人和土耳其人这两族之间的关系问题，本身并没有任何特殊困难。要不是由于外来干涉，塞浦路斯的屠杀早已停止，土、希两族的代表们早已找到合作的途径，希、土两族的塞浦路斯人也早已在他们自己之间达成了协议。

74. 十分明显，在这种民族仇恨中，在这场屠杀中，受害最深的是塞浦路斯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不管他们属于哪一族。

75. 如果说，今天塞浦路斯的局势还远非正常，正如秘书长给安理会的报告所指出的，那主要是由于塞浦路斯问题的种种困难继续在被帝国主义势力人为地加以扩大着这样一个事实。

76. 苏联代表团在安理会前几次会议上的发言已经指出，问题的实质是北约组织的一些大国想要改变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中立立场，用一些新的偏袒一方的协定把它束缚起来，以期把该岛变成一个武装基地，变成停泊在东地中海的他们所谓的一种“北约组织的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一九五六年帝国主义者利用塞浦路斯领土向埃及发动侵略，这不久前发生的事件，说明情况也正是如此。西方大国代表们的正式发言也说明了这一点。举例来说，我们只要引述一下联合王国国防大臣桑尼克罗夫特先生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九日在下议院的讲话就够了。在这次讲话中，这位大臣极为坦率地说，“塞浦路斯仍然是我们支持中央条

约组织的空中打击力量的主要基地。”现在我可不可以提醒大家注意那个并不陌生的艾奇逊计划？这计划标志着把塞浦路斯变成北约组织基地这个过程的一个新阶段。

77. 正如西方报刊所报道的，北约组织目前正在讨论如何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尽可能充分地利用塞浦路斯的领土来为它自己的利益服务。根据这些报道，我刚才提到的艾奇逊计划主张把该岛东部一个二百平方英里的地区从塞浦路斯夺取过来，交给土耳其作为军事基地。北约组织制订的其他可能采取的方案，包括把联合王国在塞浦路斯的两个基地变成供西方大国侵略集团使用的共同基地，如果可以用这样的名称的话。联合王国报纸金融时报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八日说：

“一个基地可以移交给北约组织，使希腊和土耳其军队能同那里的英国部队联合；另一个基地给中央条约组织……在这样情况下土耳其军队可以单独同英国部队联合。”

另一个建议是联合王国只应把德克利亚基地以永租形式让给土耳其。

78. 这样的打算和计划还可以举出更多。但方才讲的那些已足够证明这样一个结论是正确的：这一切计划及其有关部署都令人信服地证明，某些北约组织大国正背着塞浦路斯人民公然策划重新瓜分塞浦路斯领土。他们这样干，好象塞浦路斯还是联合王国的一个殖民地，而不是一个主权国家，一个联合国的会员国。

79. 土耳其新的入侵威胁，仍然被用来作为对塞浦路斯施加压力的手法之一。大家知道，八月初土耳其对塞浦路斯发起侵略行动，轰炸了它的城镇村落。我们都记得，安全理事会为此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那次行动不仅没有得到任何支持，相反，受到了安理会大多数理事国的谴责。

80. 这次对塞浦路斯的袭击，实质上是北约组织政策的一个部分，是对塞浦路斯国家的自由和独立的直接威胁。

81. 关于这一点，我们要提请大家注意，在第十一五一次会议上塞浦路斯代表团交给安全理事会代

表们的许多照片，就是被刚才一位在安理会发言的人用这样一种俨然漫不经心的态度，装着很生气的样子加以否定的那些照片，其中有今年八月土耳其对塞浦路斯空袭时使用的凝固汽油弹和火箭残片的照片。

82. 任何人只要不怕麻烦瞧一瞧这些照片，就会亲眼看到，这些落在塞浦路斯和平居民头上的大量杀人凶器上面是些什么标记。有一份研究那些照片所作的记录，我引述一下，标记是：“政府定货第……号，美国空军所有。”那些照片中，有一张拍摄的是空袭塞浦路斯时，在塞浦路斯领土上被击落的一架土耳其军用飞机的残骸。这架飞机属于北约组织第一一二中队。从塞浦路斯领土上这架空中强盗的残骸上面，可以看到下列标记：“美利坚合众国所有”，或“美国空军所有”。

83. 这就是为什么塞浦路斯外交部长基普里亚努先生正确地指出：

“这些用来袭击塞浦路斯的飞机和炸弹不是土耳其制造的，……这些飞机、火箭和炸弹，都是为达到北约组织联盟的目的而送给联盟成员国土耳其的。”〔第一一五一次会议，第87段。〕

84. 塞浦路斯外交部长在他发言中所列举的事实是有说服力的，有很大的说服力。这些事实有力地指出，上述土耳其飞机过去属于，现在仍然属于北约组织部队，要是没有北约组织这个侵略军事集团的批准，要是没有那些把军事装备供给土耳其的人们的批准，关于这个问题不管在这里讲些什么，对塞浦路斯的袭击本来是不可能发生的。

85. 我们要提请安理会注意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六日的一段讲话。他这样说：

“当然，每个头脑清楚的人都会了解，要是没有人支持，土耳其永远不会发动这场危险的军事冒险。土耳其是北约组织的一个成员国，事实上完全处于该侵略集团决定政策的那些势力的影响之下。对塞浦路斯进行攻击的土耳其武装部队是北约组织武装部队的一个组成部分，落在和平的塞浦路斯人头上的炸弹也带着北约组织的标记，这是不能回避的事实。

“因此，每件事都表明，反对塞浦路斯的帝国主义阴谋和对塞浦路斯进行袭击的条条黑线，都通向华盛顿和伦敦。什么土耳其武装进攻塞浦路斯是因为塞浦路斯政府没有向土族塞浦路斯人提供足够良好的生活条件等等辩解，都是不符合事实的。这里另有原委。”

究竟是什么原委，赫鲁晓夫先生解释说：

“塞浦路斯人民起来反抗联合王国殖民者获得成功。促使希腊人和土耳其人这两族之间的民族主义矛盾激化的帝国主义者，现在企图强行重新占领塞浦路斯，并且还策动土耳其来支持他们的帝国主义意图。”

86. 不可能不看到，对塞浦路斯继续施加外来压力，企图用武力来恫吓塞浦路斯人民，会给塞浦路斯生活正常化增加障碍，并使其内政问题的解决愈加复杂化，而解决这些内政问题则完全是塞浦路斯人民自己的事。

87. 根据我所说的，显而易见，要使塞浦路斯地区的紧张形势得到和缓，决不可少的，首要的先决条件是停止对塞浦路斯的外来压力，停止干涉其内政，帝国主义者停止玩弄塞浦路斯人民的命运。

88. 苏联出于巩固和平的愿望，曾坚决支持并继续支持塞浦路斯共和国的正义事业，保卫希、土两族一切塞浦路斯人的权利，使他们能和睦共事，巩固他们的单一国家，巩固塞浦路斯的独立和主权。

89. 苏联政府曾屡次声明，用外来武装干涉的办法解决这个共和国内政问题的任何企图，只会导致塞浦路斯内部和周围局势的进一步加剧。武装袭击塞浦路斯可能招致严重后果，苏联曾就造成这些后果的责任提出过警告。

90. 众所周知，苏联政府曾经声明，倘使对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侵略一旦发生，苏联南部边境附近就可能爆发一场军事冲突，这军事冲突可能影响到我国和我们的友邦与盟国的安全，对于这种威胁，苏联不能漠不关心。

91. 我们不妨回忆苏联政府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六日声明中的话：

“苏联将继续贡献其力量以保证对塞浦路斯问题求得一项和平解决办法，既符合希、土两族的利益，又适应维护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的需要。但是，如果事态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如果局势变得更加紧张，如果导致了对塞浦路斯领土的入侵，苏联将不会袖手旁观。应塞浦路斯政府和马卡里奥斯总统本人的请求，苏联政府特此声明，如果发生对塞浦路斯领土的外国武装入侵，苏联将帮助塞浦路斯共和国保卫它的自由和独立，反抗外来干涉。”

92. 只要遵守安全理事会的决定并恪守联合国宪章原则，塞浦路斯地区的局势是能够正常化的，塞浦路斯问题也是能够得到解决的。

93. 应该记住，最重要的因素，也是安全理事会有关塞浦路斯问题的一切决定都包含的因素，就是确认不干涉塞浦路斯内政这个原则和必须尊重塞浦路斯的主权。

94. 这一点在安全理事会对所有国家一再发出的呼吁中已反映出来。它呼吁这些国家遵照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义务，不要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塞浦路斯局势恶化，或危及国际和平的行动，或以此类行动相威胁。大家知道，这个呼吁载在安全理事会三月四日、三月十三日和八月九日的决议中〔S/5575，S/5603和S/5868〕。

95. 关于苏联对派遣联合国部队去塞浦路斯的立场，首先应该注意到，这个立场，苏联代表团曾在安理会先前几次会议上，包括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和六月十九日会议上，一再提出过。苏联那种立场仍然完全有效。

96. 众所周知，苏联对派遣任何外国部队去塞浦路斯，包括联合国部队，原则上曾采取否定态度，其理由，为了节省时间，我现在不打算重述。只请同事们参阅安全理事会以前的会议上苏联代表团有关这个问题的发言。

97. 关于使用联合国部队以防止或结束侵略行动，或保护一个遭到侵略的受害国的主权的问题，总

的来说，我们的立场后来也在大家所熟知的苏联政府一九六四年七月十日有关“加强联合国在保证国际和平与安全工作方面的实效的某些措施”这一备忘录〔S/5811〕⁷中申明过。

98. 在任何情况下，当不得不求助于象派遣联合国部队这样的极端措施的时候，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必须是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有关使用武力以维护或恢复国际和平的一切条款。

99. 但是，正如我们三月四日在安全理事会〔第一一〇二次会议〕上详细指出的，就联合国部队在塞浦路斯的行动来说，当作出有关决定时，并不是联合国宪章的所有条款都受到尊重。虽然如此，苏联并没有反对安全理事会通过三月四日的决议。大家也都很知道，我们采取这个立场，为的是满足塞浦路斯共和国的愿望，该国认为这项决议尽管有其不足之处，但有助于防止对塞浦路斯的侵略以及保护该国合法权利和利益。

100. 由于塞浦路斯政府认为这项措施对保护其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是必需的，苏联后来并未反对在依据安理会三月四日决议同样条件，并严格遵照该决议的情况下，让联合国部队留驻塞浦路斯延长一期，到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六日为止〔S/5778〕。⁸

101. 必须强调，苏联所以采取这种态度，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对那些没有提供分遣部队参加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联合国会员国，并不强使其承担财政上的义务。

102. 当前在审议联合国部队留驻塞浦路斯再延长一期问题时，安全理事会应该记住，必须尊重联合国宪章和塞浦路斯的利益。该国政府是在特定条件下同意接受这些部队进驻其领土，嗣后又同意它们延期留驻该岛的。

103. 关于这一点，我们认为必须提请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代表注意塞浦路斯外交部长基普里亚努先生有关联合国部队延长留驻塞浦路斯的条件的声明。在声明中他将他政府的立场清楚表述如下：

⁷同上，一九六四年七月、八月和九月份补编。

⁸同上，一九六四年四月、五月和六月份补编。

“我国政府已向秘书长表示，我们准备在安全理事会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通过的决议所规定的条件的基础上，接受延长对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委托三个月。”〔第一一五一次会议，第14段。〕

关于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职责，该外交部长以同样明确的措词作了下述声明：

“……正如我们根据安全理事会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决议一向所理解的，在行使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职责时，无论何时均应尊重塞浦路斯政府的主权和权力。”〔同上，第15段。〕

104. 因此，总而言之，塞浦路斯共和国对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延期三个月的立场是根据这样的前提：这一延期只能以遵守安全理事会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决议条款为基础。

105. 这是绝对正确的。安全理事会三月四日决议所提供的安排，特别是关于维持联合国在塞浦路斯行动的经费和联合国部队的职责得到充分尊重；除了这样明确的条件以外，那就决不可能延长联合国部队在塞浦路斯的留驻。

106. 关于这一点，我们要强调，我们坚决反对把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安理会决议所规定的联合国部队职权加以扩大的任何做法。

107. 对我们来说，显而易见，那势必会导致干涉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内政。必须牢记，安全理事会三月四日决议指明，只有塞浦路斯政府才负有在该国内维护和恢复法律与秩序的责任。根据这一点，很清楚，安全理事会决议中有关联合国部队职责的条款——用该决议的措词来说，“协助维护和恢复法律与秩序”——表明，联合国武装部队的行动只限于支持塞浦路斯政府为达到这个目的所采取的措施。这个政府，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政府，负有在塞浦路斯维护和恢复法律与秩序的完全责任。

108. 同样清楚的是，这种合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导致联合国武装部队向塞浦路斯政府提出要求，要该政府履行它并不认为是必要的或合宜的条件。塞

浦路斯共和国是享有同等权利的联合国主权会员国，在有关该国安全或维护其内部法律与秩序的任何事务上，对该国政府权利的任何侵犯或限制都是不能容许的。

109. 关于这一点，不应忘记，联合国部队的职责首先必须是保护塞浦路斯不受任何外来威胁。诚然，任何一个公正的观察者都清楚知道，要是没有对塞浦路斯的外来干涉和侵犯，就根本不会发生派遣联合国部队去塞浦路斯这个问题。

110. 安全理事会，作为负责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联合国主要机构，它的职责一向是，现在也是保护塞浦路斯的民族独立和领土完整与不受侵犯，并尊重塞浦路斯这个享有它应有的充分权利的联合国会员国的主权。

111. 苏联一向主张，并且继续坚决主张，安全理事会应当保护塞浦路斯共和国免受侵略，并预防和制止这个小国的事务受到任何外来干涉。

112. 这些就是苏联代表团认为在审议秘书长报告的现阶段必须提出的意见。

113. 为了节省时间，如果没有异议，我打算放弃英语和法语的连续翻译，但并不因此成了先例。

114. 根据我的名单，下一位发言的是塞浦路斯代表。我以主席身分请他发言。

115. 基普里亚努先生(塞浦路斯)：在一九六四年九月十一日安全理事会〔第一一四六次会议〕的辩论过程中，我曾声明不仿效土耳其代表的做法来降低这一辩论的水平。现在，我还是打算这样做。

116. 土耳其代表发了脾气，尽管他满可以用整个昨晚和今晨的时间来使自己冷静下来。一个人发脾气，特别象土耳其代表今天那样作开始辩论的发言时就发脾气，正说明这个人无理可讲。他乞灵于人身攻击的手段，我可不以任何人身攻击来回敬他。我只谈他所提出的某些问题。

117. 今天他的整篇发言不仅缺乏建设性，而且非常有挑衅性。为了诽谤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以来的塞浦路斯政府，他竭力搜集他和他的前任在以往发言中

所使用过的词句。他采用了一种令人讨厌的腔调和态度攻击塞浦路斯政府，当然就不可能提供任何建设性的东西了。他还试图对我进行人身攻击。他编造了一段令人发笑的故事，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说我个人应对土耳其空袭塞浦路斯负责。让我提醒他，幸亏我不是土耳其的外交部长。

118. 此外，他再次竭力为轰炸辩解。虽然在他原来那篇力图进行辩白的发言中，他使用了类似“有限的警察行动”等字眼，今天却又用另一种字眼说，大规模军事行动殃及平民当然是通常的事情。因此，他今天承认他们对塞浦路斯的攻击是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了。

119. 土耳其代表声称，土耳其飞机没有针对军事目标之说，并非事实。昨天我描绘了事情发生的真相。我本人不能够说，土耳其飞机是否针对了军事目标。我只不过从中得出某些结论，正象任何一个讲道理的人在看到那些轰炸结果时都会这样做的。在轰炸过程中，有一辆装甲车和一只小船被击中，这个事实不能说明土耳其飞机是针对军事目标的，因为它们同时也击中了医院、教堂和住房，它们杀害了平民，轰炸了市镇，妇女孩子遭到伤残和杀害。

120. 昨天我尽力要指出的是，土耳其空军有闻名的本领，又有充裕的时间来选定不设防的目标，除非它瞄准这些目标，否则，照理说是不可能击中所有那些非军事目标和无辜平民的。

121. 土耳其代表企图为轰炸辩解，说什么他们是针对军事目标的。但即使如此，也仍然不是理由。是谁给土耳其轰炸塞浦路斯军事目标的权利的？安全理事会给过土耳其这种权利吗？安全理事会曾经委派过土耳其担任塞浦路斯空中和地面的警察吗？塞浦路斯不是一个人人为的国家，象土耳其代表所指出的那样。塞浦路斯也许是根据某些条约成了一个独立的国家，但从那个时候起，塞浦路斯就一直是联合国会员国了，塞浦路斯是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而存在着的，因为它跟任何其他国家一样，是在平等的基础上成为联合国会员国的。正象希腊代表早先指出的，许多国家由于某种协定而取得独立，也有许多国家，包括土耳其在内，是由于各种协定的结果而形成的。可是我们接

受土耳其作为联合国的一个平等的会员国。我们也应该在这个同样的基础上被接受。

122. 不是一些协定使塞浦路斯有权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而是我们这个世纪的要求使塞浦路斯有这种权利，是它的人民的要求使塞浦路斯有这种权利；是世界良知的要求使塞浦路斯有权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并作为一个平等、主权国家而进入联合国。

123. 土耳其代表在第一一五一次会议的发言中，想要对我前次辩论中所作的发言力图小题大作，说什么，我们毕竟听到塞浦路斯代表讲了，宪法不是要人为它服务的，而它是为人服务的。他接着又说，因此，以此类推，他认为塞浦路斯政府的观点就是：协定是为人服务的，而不是要人为它服务的。他的臆断十分正确。不论签署何种宪法，达成何种协定，都不是为了要人为它服务。制定的宪法，和达成的协定，都是为人服务的。

124. 昨天土耳其代表再次谈到一九六〇年的同盟条约，他竭力要说土耳其分遣部队呆在塞浦路斯是合法的，因为按照他政府的看法，同盟条约仍然是一项有效的文件。

125. 我时常谈到同盟条约这个问题。可是，值得惊异的是：即使为了辩论起见，即使我们假定土耳其政府的立场是正确的，同盟条约是有效的，那么，土耳其政府又有什么借口可以不按条约行事？土耳其政府一方面说：“同盟条约是有效的，但我们不按条约行事，我们拒绝命令我们的部队回营房，”——正象为执行该项条约而达成的协定所非常明确规定的那样。另一方面，他们又说条约是有效的。土耳其政府声称：“我们可以违反条约，有权随便在什么地方部署我们的部队。”然而，塞浦路斯政府却无权取消那个条约。他们说同盟条约是有效的，可是他们从来不服从根据同盟条约建立的三国总部的任何命令。

126. 我昨天说过，所有那些违反同盟条约的行为导致我国政府作出了不可改变的决定，宣布该项条约已告终止。但是，正象我昨天说的，土耳其政府在八月初对塞浦路斯进行空袭后，还谈什么同盟条约，这简直使任何有关同盟的概念，如果我可以用这个词的话，都成为极端荒谬的了。

127. 土耳其代表在他今天的争辩中又一次提到所谓经济封锁。在安理会第一一五一次会议上，我已经花费安理会不少宝贵时间相当详细地解释过事情的来龙去脉，并在我的发言中向安理会证明，虽然过去在对土耳其族某些自行限定地区——一共只有三处——供应某种食品和物资时，曾发生过一些困难，虽然我占用了安理会的时间详细说明所有这些事情，引证了联合国代表们的发言，并且提供了尽我们所能提供的资料，可是，在塞浦路斯总统提出建议对土耳其族自行限定地区取消那些即便有限的限制之后，土耳其代表却再次把这个老题目抛了出来。

128. 我要求土耳其代表仔细读一下我昨天关于这个问题的发言，他将从中得到所有的答案。我只想告知安理会：一只来自土耳其的船，从土耳其装了供应品，今天到达法马古斯塔；我国政府已准许这些供应品进入塞岛的科基纳地区，不征进口税，其数额达一万二千英镑。

129. 土耳其代表再次试图从一个与众不同的角度来介绍蒂利里亚地区的战斗，他把这个地区说成好象是一个土耳其地区。他说，直至蒂利里亚地区发生战斗之后，土耳其政府才决定采取自卫行动。

130. 我不知道有那一条国际上认可的法律足以证明这一行动是合法的。简单地说，正象我昨天指出的，蒂利里亚战斗是土耳其恐怖分子发动的，他们尽力扩大他们所控制的地区，以达到实行分治塞浦路斯政策的目的。从土耳其代表昨天的发言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分治塞浦路斯这个政策仍然是土耳其政府的政策。他的发言力图曲解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安全理事会决议给予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职权范围。

131. 卓越的土耳其代表——虽然照他今天给我扣的帽子来说，并在对我进行种种攻击之后，我继续这样称呼他，似乎听起来有点古怪，但我仍然要继续这样做——再一次谈到加强塞浦路斯的防御力量和增加武装部队的问题。其他发言的人也提及这一点。

132. 鉴于八月间所发生的情况，鉴于对塞浦路斯进行侵略和进犯的不断威胁，任何人，特别是土耳其，根据什么逻辑可以要求塞浦路斯放弃增强防务的努力呢？我们是个小国，但我认为我们跟其他任何人

享有同样的权利。我们拥有的最起码的权利，就是我们有资格保卫自己。

133. 看到塞浦路斯政府加强防务以来，一直就议论纷纷，说什么这对塞浦路斯土耳其族造成了所谓危险。事实上，土耳其代表早些时候做了一个比较，说轰炸给塞浦路斯造成的后果绝不能同——请允许我用他自己的说法——“对蒂利里亚地区村庄所犯下的种族灭绝的罪行”相比拟。

134. 我不知道该地区的村庄曾有任何伤亡。我想是没有的；没有村庄遭到过袭击。整个行动纯粹是一次受到挑衅后的军事行动，是保安部队执行任务为防止土耳其恐怖分子扩大对塞浦路斯某一地区的控制而采取的。这种扩大控制区的唯一目的就是对这个国家进行事实上的分治。昨天土耳其代表在解释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职权范围时，试图塞进去的正是这个分治的观念，也就是说，正是他自己的解释。

135. 昨天土耳其代表，在拒绝塞浦路斯总统向安全理事会提交有关恢复治安的那项宽宏大度的——我认为这是正确的用词——计划时特别说，土耳其族人用不着希腊族人的任何保护，事实上，他们需要保护自己，免受希腊族人的侵犯，他们正受到希腊族人的威胁。这就是为什么他说他们不打算拆毁他所谓的“他们的防御工事”。我可以向这位代表提供那些已经向塞浦路斯警察机关要求保护的土耳其族人的很长的名单。我说塞浦路斯警察机关，虽然我知道他非常不喜欢这个名词。

136. 塞浦路斯的土耳其族人需要保护，我们主动提出的做法是在联合国督察下保护他们。要是象土耳其代表所说的那样，我们要搞什么阴谋诡计来损害他们、反对他们，那么我们还会提出这个做法来吗？我们愿意让全世界做见证人：安全理事会、秘书长和联合国。

137. 我们提出要对土耳其族人进行安置，并且资助他们。土耳其代表则试图援引据说是塞浦路斯一个部长的话，大意说，如果一些土耳其族人自己村里的房子已经被毁，他们要回去的话，他们将找不到自己的住房。但帮助他们重建家园，正是我们要在这方

面提供经济援助的目的。土耳其代表认为欢迎这个建议是不妥当的。他认为“让土耳其族人返回他们的村庄”这种说法是不恰当的，因为土耳其政府的政策是要土耳其族人呆在某些地区。他们不想叫他们平平安安地生活在他们许多年来一直习惯于生活的地方。

138. 塞浦路斯的土耳其族人，那些愿意从土耳其外交手腕和土耳其政策所造成的集中营里解放出来返回自己村庄的土耳其族人，需要保护。我们是准备提供在联合国督察下的保护的。我们准备帮助他们重度和平生活。

139. 当我们谈到经济援助时，土耳其代表竟说：“把他们早就有权得到的东西给他们”。其实，我们一直在把许多人有权得到的东西给予他们。他说塞浦路斯政府不发养老金给塞浦路斯那些应领养老金的土耳其族人。但我可以告诉他，即便到今天，不受住处限制经常领取塞浦路斯政府养老金的土耳其族人就有五百六十名，总额每年达到十六万英镑。

140. 要我承认目前塞浦路斯局势存在着困难，这并不难。困难自然是有的。每当联合国、或者塞浦路斯警察、或者政府官员，想要进入某个地区执行任务而受到土耳其恐怖分子的阻挠时，那就必定会发生困难。其实前几天，一些联合国官员就受到阻挠，不能进入科基纳送食品。正是为了和平，为了排除所有这些困难和恢复正常状态，总统才提出了他的建议。

141. 此外，大赦问题，土耳其代表也不接受。事实上，什么也不接受。这些建议得到了全世界的好评。然而，土耳其代表却感到这些建议不值得考虑。我要说土耳其政府希望塞浦路斯的土耳其族人受苦，这可能太过分了。这样说可能太过分，但是，我可以用最大的诚意非常客观地说，土耳其政府看到那些人受苦是无动于衷的，只要有利于实现自己的政策和目的就行。

142. 土耳其代表昨天评论秘书长报告[S/5950]第232段所包含的一些设想时，他说，分段(b)所提拆除防御工事和撤走武装部队一事，不应付诸实施，因为这将使土耳其族人无法进行有效的抵抗。我们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拆除所有的工事，包括政府和恐怖分子双方的工事，以便恢复正常状态，确保全岛交通无阻、行动自由。我不知道土耳其代表是否认为土耳其分遣

部队在基里尼亚路和圣赫拉里昂山所占据的阵地，就是为土耳其少数民族所作的防御措施。

143. 土耳其代表又一次试图歪曲我们对联合国的态度，他提到一段硬说是提马亚将军曾经讲过的话，说什么格里瓦斯将军曾表示联合国在塞浦路斯的出现是一件讨厌的事。我可以告诉土耳其代表，提马亚将军已经否认他曾说过这样的话。但这一点只是为了写进记录而已。

144. 请允许我再次提醒安全理事会代表们，是我们，塞浦路斯政府，要求到联合国来的。是塞浦路斯经过了一番艰苦斗争，确实是非常艰苦的斗争，才来到安全理事会的。我们不断地受到压力、受到恫吓、受到讹诈，不让我们来联合国，可是我们终于来了，因为我们信任联合国。

145. 为了竭力歪曲事实真相，土耳其代表甚至硬说我曾经攻击过秘书长。要是哪一位告诉我，我在什么时候进行过这一攻击，我会非常高兴。对秘书长，我是只有赞赏，至今我仍然对他所有的功绩除了赞美和钦佩，没有别的可说。

146. 土耳其代表还说，我连安全理事会都攻击了。他在什么地方听到过这一点？不错，我表示过塞浦路斯人民对安全理事会某些理事国所采取的立场感到愤慨和怨恨。那不是攻击安全理事会。

147. 还有，更加恶劣的是，他竟然说，安全理事会从未谴责过对塞浦路斯的空袭。我要求他读一读一九六四年八月九日决议〔S/5868〕的第1段。我要求他读一读辩论过程中在座代表们的发言。显而易见，他这样讲，不是因为他不知道这些事，而是由于土耳其政府的企图。也许为了同一理由，土耳其外交部长埃尔金先生在安卡拉国民议会上说：“我们在外交方面把这个问题安排得如此妥贴”——这就是指轰炸问题——“使我们没有招致任何指责”。按照我的看法和意见，土耳其政府违反宪章，违反安全理事会所有有关决议，对塞浦路斯野蛮地犯下了罪行，在本安理会上是处于被谴责地位的。真心诚意地讲，要是我处在土耳其代表的地位，我今天就不会厚颜无耻地来到诸位面前，试图把真相歪曲到这种程度，并且这样做了之后，还进行人身攻击。

148. 我们目前正处在这样一个阶段，为了尽最大努力恢复国内和平和正常状态，我国政府下决心作出某些决定。全世界，除土耳其外，对这些决定都表示欢迎。秘书长在他九月十五日报告的增编中说：

“我欢迎马卡里奥斯总统的建议，这个建议是一个重要步骤，它有助于缓和目前紧张局势，并使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能在塞浦路斯政府的合作下”——让我再强调这一点，“在塞浦路斯政府的合作下”，因为这里存在着一个塞浦路斯政府，在你们的同意下，它参加了今天的这次辩论——“有效地执行其受托任务，竭力防止战斗再起，帮助维持和恢复该岛法律、秩序和正常局面。我已要求我的特别代表和部队司令官立即与塞浦路斯政府一道着手执行这些建议。”〔S/5950/Add.2，第10段。〕

149. 为了和平，为了全体塞浦路斯人民的利益，我希望并深信，联合国在塞浦路斯政府合作下，将继续执行这些建议。尽管土耳其政府采取了否定态度，这种态度无非暴露了它在继续奉行一套威胁塞浦路斯国家和人民的生存本身的阴谋诡计，无非暴露了土耳其政府为了不使它的分治计划遭到破产而不愿看到塞浦路斯恢复和平和正常状态的真正用心。

150. 最后，我要说，塞浦路斯已经被接受为一个完全自主的、平等的联合国会员国。它不是因为某些条约才被接受为那样一个国家，而由于土耳其政府的政策和行动，那些条约早已不复存在。它是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而存在着的，因为塞浦路斯是独立的，因为它是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对于塞浦路斯来说，联合国宪章就是它存在的基础。我们是根据宪章并按照它的原则——联合王国代表说这个宪章远比世界上任何其他文件更为重要——力图进行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

151. **主席：**情况是这样：我名单上还有一位要发言。土耳其代表要求在安全理事会本次会议上作第二次发言。现在是下午七时。如果安理会至少有一位代表主张我们现在就听取土耳其代表的发言，请告诉我，我就请他讲。否则，我想下次会议继续讨论，那时也将听取安理会其他代表的发言。请安理会代表们决定。

152. 约斯特先生(美利坚合众国):如果我们邀请的一位客人要求发言,就应当给他机会,我想这才是合乎礼仪的。当然,时间晚了,希望他讲得简短些。

153. 主席:我说过,假如安理会有哪一位代表作这样的建议,我是准备同意的。这样,就请土耳其代表发言。

154. 埃拉尔普先生(土耳其):安全理事会至少有一位代表有兴趣听我发言,我觉得很高兴。各位知道,我是从来不会罗罗唆唆的。听取塞浦路斯希腊族政府的外交部长翻来复去地重复那些同样的捏造和同样的歪曲,倒使我们大家都感到相当厌烦受罪。要是发言的长度和歪曲的重复竟能得分的话,我想他早就得了好多分了。

155. 他指责我发脾气。我从没发过脾气。我早先的发言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从来没有对他进行过任何人身攻击。我不过把责任归到应该归的地方。那不是人身攻击。我相信,试图明确责任是我们的本分。

156. 当然,单单为了我发言结束时说过,只有一条道路通向和平解决并为各方所接受的解决办法,那就是跟调解专员合作,他就认为我的发言不是建设性的,为此我感到遗憾。一个公开宣布对协商解决不感兴趣的政府的代表,是不可能认为我的发言是建设性的。

157. 需要答复的事情很多,但我不打算多费大家的时间。不过有一件事必须说一说,那就是今天在这里再次重复提到的,制定宪法和协议不是要人为它们服务,而是要它们为人服务的这个说法。我奇怪为什么外交部长没有把联合国宪章也包括进去,因为这才正是进行中的事:联合国宪章正在被用来为塞浦路斯希腊族政府的利益服务,直到他们的独立不再有任何保证而实现“意诺西斯”为止。

158. 另外提到了我们部队的调遣问题—— he 说是“调遣”,我说是“部署”。他说我们的部队无权呆在现在呆的地方。为了这个问题,我们争论不休。我已向安理会证明,根据条约的有关条款,我们的部队有一切权利呆在那里。

159. 据说土耳其族居民被土耳其政府用来为自

己的目的服务。主席先生,我们只有一个目的,在塞浦路斯仅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看到那里出现和平与安宁,使调解能够有成效,协商解决办法能够制订出来。

160. 希腊代表还责备我不为塞浦路斯希腊族政府这种宽宏大度的提议欢呼。他说已经揭开新的一页了。我看还是原来的那一页。里面有一件事是建设性的,就是解除封锁。但我们还得看看是否会实行,因为大家从秘书长的报告中都已觉察到那种言行不符、食言违约的倾向。我们正焦急地期待着看这项措施能否付诸实施。

161. 至于其他一些措施,剥掉了慷慨的言词,可以归结为寥寥数语:呼吁土耳其族人屈服,并服服贴贴地接受马卡里奥斯政府的统治。“如果你们那样做,就可以从我们这里拿到钱。拆毁你们的一切工事吧。你们需要它们干什么呢?”主席先生,不能怪我对此抱怀疑态度。

162. 昨天,基普里亚努先生质问我有什么权利对这个宽宏大度的提议发表意见,这个提议不是对我,不是对我的代表团,不是对我的政府,而是对塞浦路斯的土耳其族人提出的。这种质问说明,看来他是排除了土耳其政府作为这个问题的有关当事国之一。而且,这跟安全理事会显然背道而驰,因为安理会的决议一直认为土耳其是塞浦路斯问题上一个非常有关系的当事国。我昨天不是为塞浦路斯土族领袖库楚克博士说话。他已经说过他要说的话。今天他打了长长的电报给秘书长[S/5977],⁹下午电报已送交给秘书长。你们从电文中将了解他的意见。

163. 最后,让我回头来谈谈我的希腊同事的一些话,他对捍卫塞浦路斯的独立、领土完整和不容侵犯的主权,言词非常激烈。我只要引用手头一篇九月五日来自雅典全国新闻处的报道,我想它会帮助说明希腊同事那些话的真实性。希腊首相帕潘德里欧先生,在萨洛尼卡军官俱乐部发表演讲时说:

“现在我谈谈国家的重大问题,塞浦路斯”
——不是塞浦路斯国家的重大问题,而是希腊国

⁹同上。

家的重大问题——“现在我谈谈国家的重大问题，塞浦路斯〔鼓掌〕。塞浦路斯问题的唯一解决办法就是‘意诺西斯’，这已经成为我们的共同信念〔长时间鼓掌〕。因为‘意诺西斯’既是正义的要求，又是和平的保证。这就是证据。普遍的良知要求我们自己的政府进行已经在进行的启发教育工作。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唯一存在的问题就是实现‘意诺西斯’的方法问题。”

好啦，我想这就够说明问题了。

164. 基普里亚努先生对我的控告当中，有一个罪状是我国政府对塞浦路斯的独立怀有险恶用心。究竟谁对塞浦路斯的独立怀有险恶用心，我将让安全理事会来作出判断。

165. 维齐奥斯先生(希腊)：我早就肯定，辩论到某个时候，土耳其代表总会从他的文件夹中拿出希腊首相的一些言论来的。好多类似的说法我可以提供给他使用，我们也乐于洗耳恭听。区别在于：当希腊

政府讲到塞浦路斯跟希腊联合的时候，意思是说，当塞浦路斯已经取得独立，塞浦路斯终于摆脱了威胁着自己独立和领土完整的、跟土耳其的友好同盟条约时，塞浦路斯人民才能有所选择；这种选择，正象其他各国人民一样，是他们的权利。土耳其代表先生，塞浦路斯人民的权利跟土耳其人民比起来既不多一点也不少一些。假定塞浦路斯的自由人民到时候自己决定跟希腊联合，希腊是会更加满意的。假定塞浦路斯通过自由表达自己的意志而决定保持独立，希腊也会同样地感到满意，因为这种决定是我们所谓公民投票——我不知道这个名词的土耳其文——的结果，也是塞浦路斯人民自由意志的表现。

166. 在这些情况下讲到“意诺西斯”这个名词，正象我早就说过，我是不会感到什么不好意思的。我重申一遍，我可以几十几十地，甚至成百成百地把希腊政府这种类似的说法提供给你。

下午七时十五分散会

كيفية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يمكن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ن المكتبات ودور التوزيع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 استعلم عنها من المكتبة التي تتعامل معها أو اكتب إلى :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 قسم البيع في نيويورك أو في جنيف .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КАК ПОЛУЧИТЬ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и агентствах во всех районах мира. Наводите справки об изданиях в вашем книжном магазине или пишите по адресу: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екция по продаже изданий, Нью-Йорк или Женева.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n en venta en librerí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í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ó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